

行走者

冬日的所城里

林春江

冬日的午后,我来到所城里。天清气朗,阳光煦暖,一种微醺的感觉。

从侧门而入,越过两堵黛青色砖墙,一名铜铸铁甲士兵闪现在我面前,他左手按腰刀,右手持长枪,双目炯炯,凝视远方。不远处,几位面容姣好的女孩,身着羽绒服,背着小熊背包,吮吸着温热的奶茶,行走在古色古香的街道上,仿若现代和古代的完美融合。

冬日的所城里,似乎少了一点喧闹和繁华,多了一份宁静和沉稳。木鸟肖像漫画,栩栩如生;静静伫立的雕塑,缄默不语;形态各异的剪纸,活灵活现;红彤彤的灯笼,随风摇曳;随处可见的壁画,形神兼备;造型美观的葫芦,让人赞叹;婉转动听的戏曲声,从幽深的屋子里飘荡出来。高耸挺拔的三株白杨树,不知从何时起,就站在那里,仰头望去,仍有绿叶挂在枝头,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青黑色的方砖,铺砌成一千多米的幽深。纵横交错的小巷,星罗棋布。踏着时彦街粗糙的砾石,悠悠而去,厚重而黑黢黢的木门,有的紧闭,有的敞开,紧闭的是一段古老的往事,敞开的是一个绮丽的未来。屋顶上的积雪,慢慢融化,顺着屋檐滴落下来,润湿了六百余年的光阴。黛青色的墙壁,古朴的方砖,四角飞檐的屋顶,高大的梧桐树,仿若一幅悠久的黑白画,尘封了遥远的记忆。行走在小巷里,我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触摸到平缓的脉搏,嗅闻到岁月的芳香。它与周遭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却可以宁静我的心情,慰藉我的胸怀。

信步走进“螳螂拳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不算宽敞的庭院里,两个男孩一身黑色劲装,有板有眼地打着螳螂拳。一位壮实魁梧,浓眉大眼的中年大汉,着一身白色对襟大袄,脚蹬黑色练功鞋,在旁边悉心指点。学员有领会不到位的地方,老师立即现场示范,腰马合一,左腿虚,右腿实,拳如流星腿似鞭,“嗨”的一声大喝,一招“螳螂出洞”,眼神凌厉,步伐稳健,围观游客无不叫好。

远处有咿咿呀呀的声音传来,我循声走进一处院落,偌大的庭院里,有一个宽敞的戏台,几个穿着红色戏服的演员,正在台上表演京剧《苏三起解》:“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内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我不太懂戏剧,可是台上的青衣唱得着婉婉转,台下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东首的厢房里,演员在化妆,虽然都是业余的,但是大家一丝不苟,很认真的样子。烟台本来就是京剧之乡,当年的名角儿都要来烟台露露脸。

冬日的所城里,剥离了万象和繁杂,回归淡泊与宁静。少了热闹的叫卖声,多了动听的戏曲声;少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多了些许艺术品;少了摩肩接踵的游客,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城里,是烟台人的精神归宿,是烟台人的血脉灵魂,是烟台人的根系所在,蕴含着烟台人无法割舍的家园情怀。喜欢夏日的所城里,热闹嘈杂,充满人间烟火,也喜欢冬日的所城里,安静地卧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中,不动声色,过着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仿若一位睿智的长者,与世无争,洞察世间百态,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沧海桑田,我自安祥坦然,宠辱不惊。

风物咏

飘雪的冬天

杨强

一场入冬以来最酣畅淋漓的大雪不期而至。

我喜爱冬天,更喜欢下雪的冬天。清晨起床推开窗户,哇,好大的雪呀,天地间一片银白,楼顶上、树枝上、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白雪,令人有一种心灵被洗涤得清澈透明的感觉。

我喜爱下雪的冬天,也喜爱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写的有关雪的佳句。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纷纷吹落轩辕台”“画堂晨起,来报雪花坠”;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白居易的“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王维的“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高骈的“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毛泽东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陈毅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些诗句对雪的描写惟妙惟肖,可以说达到了极致。

当天要送女儿去学拉丁舞,看看外面纷飞的大雪和肆虐的风,我不寒而栗,跟女儿商量不去了,可女儿坚决要求打电话问是否停课,一问,不停课。“嘿,还真够敬业的。”我心里嘀咕着。拗不过女儿,我们步行前往。一路上,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雪花扑面而来,戴着眼镜的我甚至睁不开眼睛。风好像跟我们作对似的,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女儿感慨地说:“爸爸,你觉不觉得这鬼天气像个魔术师。”小家伙富有想象力的话,让我不由得想起女儿画的一幅画:画面上方飘着形状各异的雪花,下面是一座美丽的小房子,颇像童话王国里和谐安逸的冰雪世界……

路面的雪没过鞋子,宽阔的马路被雪花覆盖,远看像一张宽大的白地毯,路人踩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有节奏的声音。马路上的行人比平常少了很多,机动车也放慢了速度。路旁的行道树上、广场的绿地上、塔松枝叶上、甚至健身器材上都落满了雪,被风一吹,纷纷扬扬地飘起。几个贪玩的孩子在广场上追逐嬉戏着,玩起了打雪仗游戏。两个大一些的孩子正堆起一个大雪人,他们为雪人戴上一顶红色的帽子,很是显眼。雪人嘴角斜叼着一支塑料管,神似一位吸烟的老者。

将女儿送到后,我冒雪来到夹河岸边。夹河边的绿化树上、雕塑上、草坪上落满了积雪,夹河的水面结了一层冰。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子驱车来到夹河边,小心翼翼地走到一棵冬青树旁,一个随意摆出“POSE”,另一个举起相机拍摄,把这美丽的瞬间定格。一对约莫五十岁的中年夫妇携手走在夹河岸边,看着两人相依相偎的身影,我不禁想到一句歌词:“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

漫步雪中,我充分领略了大自然的造化神工,感慨良多。瑞雪兆丰年,我喜欢雪花这个轻盈曼舞的精灵,钟情飘雪的冬天……

流年记

天下功夫出少林

赖玉华

四十年前,一部由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风靡全球,也让幼小的我知道了少林功夫的厉害。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当年电影一票难求的场景。

自从看了《少林寺》,每天放学后,我就会操起棍子,不断琢磨招式,学着“少林功夫”有模有样地耍起来。记得有一次,五岁的妹妹哭着跑回家告诉我,有个小朋友欺负她。我二话没说,操起棍子往外跑,我这架势惹来了那个小朋友的三个哥哥。一番大战,我腿脚麻利,耍起棍子威风凛凛,他们哥几个被我打得落花流水,只好认怂退却。我气哼哼地吆喝,别看我家没有男娃,你们要是再欺负小妹,我的棍子可没长眼。

自那以后,村里的人看见我父亲就问,你女儿什么时候学的功夫,一个女孩子竟然能打过三个男娃,这功夫不得了!

童年早已远去,少林功夫却是我无法忘却的情结。那一日,我与友人相约,一起乘车前往少林寺,去追寻一个我多年未曾实现的愿望。

动车上,从导游口中得知,嵩山景区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因坐落于嵩山腹地少室山茂密丛林之中,故名“少林寺”。少林寺不仅是佛教禅宗的发祥地,还是中国功夫的发祥地,素有“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之说。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以少林寺为背景制作了多部动作电影。这些电影不仅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尽快乐,也给幼小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忆总是让人心生欢喜,行动更让人振奋。那天,导游从郑州接站后,带我们乘车直奔河南武术圣地——登封,晚上,我们观看了山地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由谭盾担纲艺术总监和音乐原创,梅元帅制作,易中天、释永信顾问,黄豆豆编导,演出规模宏大,88架古筝的激情演奏,近600人的禅武演绎,直指心灵的佛乐禅音,奏响了一曲中岳嵩山的辉煌交响。

音乐盛宴如同前奏,我心心念念的还是少林功夫。第二天,我们一行乘车约2.5小时,终于抵达了少林寺。下车后,一路徒步前行,每到一处,导游都滔滔不绝地讲述少林寺的人文历史。精彩的少林功夫表演,让我看到了天下闻名的螳螂拳、蛇拳、猴拳、蛤蟆功等。导游谈及少林寺大力金刚手时说,此功夫来自“少林七十二艺”中的第五十一艺螳螂瓜,是“少林七十二艺”中的硬功外壮法。这种武功本不外传,但少林寺烧火小工、俗家弟子南宫远却在禅师暗中指点下掌握了其中的奥秘。

随后,我们又参观了常住院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还有藏经阁等,最后游览的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塔林,这里是少林寺历代和尚的墓地,历经唐、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共留下241座塔。塔林也是不少影视作品动作戏的取景地。

听着导游绘声绘色的讲解,看着活力十足的少林功夫,我不由兴起:若时光能倒流40年,好想与这些少林小子切磋一下!

诗歌港

大雪(外一首)

倪誉曼

你如夜空中无数的告白
扑面而来
闪亮的眼眸捕捉着喜爱

那落在睫毛上的晶莹
是我的血脉
牵动着心绪的起伏
融入了茫茫的人海

有一点红装在远方驻留
涂抹着鲜艳的色彩
小孩的热闹是奔跑的开怀
我张开了臂膀,把雪拥入了怀

这个季节总是无法拒绝
每一片雪的纯白

夜雪

我还在感慨你的离开
分别是在无雪的夜
承诺在飘雪时归来

我一直在冬天里储备着雪
装在我的眼里、心里和岁月里
装满了整整二十四个冬季的风

只为你来时
风可以吹起漫天的雪花
告诉你,我一直都在

火是雪的邻居

邓兆文

雪见到火的那一瞬间
突然眼前一亮
它做梦也没想到
火为了它
竟把黑夜捅出了个窟窿
雪的到来
也让火最终明白
飞蛾扑火,那不叫傻
而是舍生取义
谁说冤家不能和解
换个形式和身份
即使水火,也能相容